

阿芬

一弧鐮刀銀月高掛，映照在阿芬緊閉的眼上。濃密的睫毛盈滿淚珠，眼袋像埋了一條乳白大蟲般的浮腫，髮上添了好幾根白絲，她的面孔毫無血色，但仍令人覺得美麗。

她的床邊有一張破舊的小桌，上頭整齊擺放著一桶酸梅糖、三柱快燒盡的香，還有張泛黃的照片靜靜地倚在牆。她睡得不好，畢竟一整天的經歷令她精疲力盡。剛剛有做幾個短暫的夢，也充斥著猛烈的捶打或淒厲的哭聲，滿是痛苦與噩耗，卻掙脫不了，就像鬼壓床。此外，她今早的記憶也不斷重複播放，如同被詛咒、逃不出的禁錮——

她以為去殯儀館工作，就能在面對生命的離去時能夠從容不迫，所以她才想離開家去台北看看。而原以為已逐漸蛻變和成長，卻在今早七點看見那批推進來的大體中，有張面孔是再熟悉不過、和她同樣翹著高顴骨的那張臉……

她以為的蛻變和成長，馬上因那張臉而全然粉碎。

喪失平常扳起的冷漠臉孔，痛苦使她的五官嚴重扭曲。她不顧身旁的長官，忍不住前去握住他那隻蒼白冰冷、沒有血色的手指。她放聲哭泣，尖銳和痛苦似乎能透過聲音傳遞，一刀又一刀地刺入每個人的腦袋裡。

「聽說是她的三弟。」

「阿芬上台北後，似乎就和嘉義老家沒什麼聯絡。」

她被攙扶到生鏽的鐵椅上，整個人像是被吸乾魂魄一樣，聽不見旁人的耳語；且似乎一瞬間就衰頹下來、失去了生命的氣息，徒留一副空殼軀體——只差心臟還在吃力緩慢地跳動。她痛苦地閉上眼，誰也看不清她現在究竟在想些什麼，或許自己也是。

處於混亂之中沒辦法思考、也無法釐清下一步的去向是何處。

「疼痛可以使人清醒。」一個陌生的男聲從她身旁飄過。她緩緩睜開眼睛，分不清真實與幻覺。

「但在這殘忍的世間裏，還有什麼是真實？什麼是幻覺？」她喃喃自語著，空洞的眼睛不知該望向何方，地上遺落一張公司自家的廣告單正對著自己，「極樂殯儀館」五個大字更使人覺得異常悲涼。

下班後，她勉強拖著身體去巷口柑仔店買了一桶酸梅糖。老闆娘在結帳時打量她全身，納悶想著：「按怎今仔日歸个人攏總無了氣息？」

穿越迷宮般的老舊巷弄內，潮濕又陰暗。即使太陽還沒落下，仍一點光都透不進來。她在巷底前的木板隔間房前停下，而一旁的電線桿上貼著違章建築的紙張。

到家，她蹲在破舊的五斗櫃前，吃力拉開最底層的抽屜，小心翼翼抽出那張泛黃的照片。她很謹慎，害怕輕輕一碰就變成碎片。望著相片裡頭的人像，笑臉裡跟自己一樣的高顴骨臉頰……她忍不住跪倒在地，視線一片模糊，不小心弄倒桶糖，一顆顆從裡頭滾了出來，弄得亂七八糟。她已經喪失力氣去收拾一切，房內迴盪著她那發抖、瘖啞的哭喊聲——

「阿弟啊……阿姐買來你尚愛的糖仔了，緊轉來啲……」

強烈的捶打聲再次侵入她的腦袋，使她馬上從記憶裡回魂。那聲響彷彿那扇木門真被人猛烈敲擊。但驚醒之餘也無所作為，若不張開眼就不必面對一切。她覺得又是鬼壓床，因此放棄抵抗、任憑苦痛無止盡地蔓延至全身，「人會不會全然的喪失知覺？」她靜靜想。

「妳是吳勇的大姊嗎？」一個陌生的男聲再次輕輕傳來。那分不清真實與幻覺的聲音，和早上在殯儀館所聽到的好像。

「對。」她不自覺喃喃。聽到這令人熟悉又心碎的名字，兩道溫熱、濕潤的淚從緊閉的雙眼，滑落在毫無血色的臉龐上。

接著，她感覺到太陽穴被一枝冰冷槍口抵了住腦門。

隔日，火車站前大廣場中央照例立了看板。人潮眾多，照理說應該很喧鬧，但群眾們只瞪大了眼睛，沒什麼人說話。可能是立在廣場中央的看板，上

頭的幾個血紅大字硬生生奪去了說話的能力。人們迫切地尋找自己所在乎的那些名字。有人跪地哭泣、有人昏厥過去、也有人鬆了一口氣。

在眾多人名之中，似乎無人在意看板上的最後一個名字。可能是不久前才寫下，因筆墨似乎尚未乾透。芬字尾端的那撇「刀」，仍在緩慢、無聲地流下鮮紅……

呂立德老師評語: 一、作者以側寫方式記述主角在殯儀館工作時赫見三弟大體的哀戚與苦痛，文中運用主角各種感官的所見、所聽、所聞、所感來描繪故事發生的場景，不僅細膩且傳神。二、作者以敏銳的情思、靈活生動的文筆，對於人物的刻畫極其細膩，情節的安排頗具層次，場景的經營以及情境的營造，均屬上乘。文中藉由那張「高顴骨」的臉頰連結姊弟之情深，令人動容。三、本文結尾另有天地，餘韻無窮。全文結構完整，構思奇巧，文氣流暢，允為首選之作。